



诗人晓雨说,“时间从来就是一辆呼啸的火车”,在我还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它载着我就驶入了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站点——老人堂。在这里我看到有那么一些人,保持着出发时的清澈和活力,用美丽的汉语继续书写着“人”和阳光。在普遍浮躁和众生裂变的时下,他们不忘初心,坚守着忠诚和信念,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诗书画,身体力行且不遗余力。于是一首首抒发真情传播正能量的诗作,一幅幅装扮美丽生活的书画作品,在他们手中不断产生、发表、参展、参赛、获奖……他们从中得到的是无限的欢乐和满足,脸上洋溢着十分享受的笑容。

我,庆幸自己终于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

中华诗词和中国书画,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独一无二的瑰宝。尤其是中华诗词,它是瑰宝皇冠上的明珠,在它面前“无数英雄竞折腰”。

如果我告诉你,说我从小就喜欢诗词,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我告诉你,说我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朗诵诗,现在每天散步也总是带着诗的余温出发并在路上聆听自己心灵的低语,那我是诚实的。

其实,我从真正学写诗到加入真正意义上的诗词创作队伍,还是退休后与焦银庭、司松林、陈秀芝、王国全等诗友一起创建周口金秋诗社之后。

2014 年 10 月 17 日,周口金秋诗社在一片庆贺声中间世,按照章程,有计划地开展起活动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队伍逐渐壮大,活动有声有色。但有一件事,几乎否定了我们的所有努力——在参加一次诗词竞赛活动中,我们除极少数诗友的极少数诗作入围外,都被淘汰了。原因就一个,说我们的作品是“老干体”、“打油诗”,不是“格律诗”。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我们苦苦地思索着。在邹文生、刘文德两位老先生的热心指导和无私帮助下,我们逐渐醒悟:



1949 年之前,从山西沁水县一个贫困农家走出来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已经凭借 1943 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成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美国记者贝尔登语)。尤其是《小二黑结婚》,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成为表现新婚恋政策的样板,被许多剧团改编成戏剧上演。

民间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其更“接地气”,形象、真实又不乏风趣地刻画出农村生产生活的种种面貌和新旧交织的人际关系。而他对解放区农村问题的反映,也引起了中共文艺界的注意。1947 年

# 随诗前行

——《荻花心语》自序

■张铁丁

中华诗词的魅力首先在于严谨的格律。要想把诗写好,把诗词作品的质量提高,作为诗社必须带领诗友攻下格律关。于是我们主动普及格律知识,自觉地带上“镣铐”开始了艰苦磨炼。经过痛苦的“洗心革面”,“带着镣铐跳舞”的不适之感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格律规范下的“放飞”。诗词创作如虎添翼,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之路开始了。期间我总结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了《七律·学诗三部曲》:

## (一)当初

当初诗赋不知律,字数只求对应齐。  
五字七言韵脚乱,填词不晓有谱曲。  
自由调老干体,吟诵啊啊挺自怡。  
个案报刊一发表,飘然夸口开新局。

## (二)学律

初学格律头轰蒙,镣铐缠身步难行。  
表意本来还顺畅,仄平一扣义不明。  
勤学苦练多思考,不误砍柴磨斧工。  
古训六句不学艺,稀年过后又学能。

## (三)放飞

海阔浪滔凭鱼跃,天高云淡任鸟飞。  
笔行遵律韵脚正,落纸对工意境菲。  
多阅多背文史厚,厚积薄发诗趣归。  
一经格律为吾用,浴火凤凰下翠微。

用现在的境界审视以前的诗作,即使是得意之作,也让人十分尴尬,甚至觉得不成体系。于是按格律诗的要求,我用大量的时间对以往的诗作逐首进行了“保留原表意内容”的二次创作。这些“回炉”的诗词作品,一部分参赛获奖了,一部分被《河岳诗词》《中州诗词》《诗词百家》等专业诗词杂志发表了。我受到很大鼓舞,更坚定了学诗的方向。

2017 年 10 月 21 日至 25 日,我有幸参加了“2017《中华诗词》·北京金秋笔会”,原创诗词《七律·喜迎十九大》《鹧鸪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经《中华诗词》副主编宋彩霞老师审定荣获中华诗词优秀作品奖(注:词作于《中华诗词》2018 年第二期发表)。在宋老师的指导帮助下,经诗词名家谷长发、吴梅英两位先生介绍,

河南老年诗词研究会推荐,我申请并被批准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我学诗的努力终获肯定。宋彩霞老师还送给我她最新出版的作品集诗词卷、评论卷,并亲笔签上了属于我的赠言。她在辅导我时强调,好的诗词不仅要合律,更要诗意盎然,表达情感积极、昂扬、高雅、致远,再加上善于运用语言手法营造气氛,一首好的诗词就呼之欲出了。

雅韵的人生,需要诗心的滋养;内心的璞玉,需要时光的修炼与雕琢。因为有诗品的陪伴,可以随时听听一曲曲浅吟低唱的歌,余音绕梁,袅袅不绝;解读一首首百转千回的诗,赏析着平仄对仗,珠玑雅韵;描绘一幅幅浓淡相宜的书画,泼墨留白,题诗签联,引人遐想。一个干净明澈的人生,可以拥有清透的心情和简单自持的从容,也要有点自己诗作的点缀,吟诵自赏,沉稳年轮,绚烂子孙。等到老去的时候,悠闲地坐在明亮的灯光里,临风细细,浅浅回读,慢慢把玩,最后会心一笑,只觉岁月真好,此生并未辜负初心,因为我认真地活过。

《荻花心语》是我退休后至 2017 年底第一本诗词集子,收录的是我退休 15 年来的涂鸦之作,共编入 538 首。她是我学诗的脚步、随诗前行的真实记录。

根据诗作内容粗分为 13 个类别排列,它们是:时代之声、精英楷模、江山胜迹、感事抒怀、咏物寄情、岁月如歌、寸草春晖、谊切苔岑、雅集唱和、世态杂咏、观读记怀、缅怀纪念、新诗文苑、高山流水等,每类均按诗作创作时间排列。

“荻花”出自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荻花又称秋荻,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边,似芦苇,秋天开紫花,冬天变为白色,它与枫叶都代表秋天,但它表示秋天的萧瑟寒冷之意,有着较为浓重的悲情色彩,不过它与枫叶都象征着对往事的回忆、人生的沉淀、情感的坚毅及岁月的轮回。

我,喜欢荻花,因为我属于荻花。

麦家新长篇小说出版

## 《人生海海》： 在绝望中 诞生的幸运

“他是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古怪的名目要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在睽违八年之后,推出了自己的新长篇《人生海海》,讲述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

“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形容人生像海一样复杂多变,起落浮沉。但,“潮起潮落都是人生的历练,每个人都跑不掉的”。麦家说:“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到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因此在《人生海海》中,麦家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自己的故乡,还原了童年的生活环境,代入了儿时与父辈相处时的心境。他说:“一个作家,他的写作是怎么也逃离不了童年和故乡的。”

这本书在先期的阅读中,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好评。莫言表示:“小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不存在的人物写得仿佛是我们的朋友,麦家的《人生海海》就是这么迷人。”

(选自《城市快报》)



## 赵树理的“方向”

夏天,在专门召开的赵树理创作座谈会上,陈荒煤做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讲话,盛赞“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由此正式确立了“赵树理方向”。周扬后来也评价道:“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

来自文艺高层的评价树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地位,不过对他自己来说,被确定为“方向”,未必是其志愿。早在《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风行时,他就诚恳自白道:“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继续出产了一批代表作品,包括《登记》(1950 年)、《“锻炼锻炼”》(1957 年)、《套不住的手》(1960 年)、《实干家潘永福》(1962 年)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三里湾》(1958

年),还创刊了民间文艺色彩浓厚的杂志《说说唱唱》。为创作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身体力行,很多都来自于他近距离的下乡体验生活和亲自参加工作。

《三里湾》延续了赵树理在处理农村题材上的生动和娴熟,尤其是对落后分子“糊涂涂”“能不够”“常有理”等人的刻画,正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传神又幽默,呈现出丰富的生活气息和晋东南地域色彩。一个插曲是,小说完成后,虽有几家大出版社来“抢”,赵树理却把它给了别人看来“名气小、规格低、稿费低”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能降低成本,减轻群众买书负担。

不过,在新的文艺批评语境下,他的这一批小说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包括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时,“没有写出地主的捣乱”,“没有塑造出英雄人物”,“将‘两条道路’这一你死我活的斗争,写成了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这些来自主流的批评当时给赵树理本人带来很大的困惑,以

致他减少了创作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来反思和为自己辩解。

一个曾经被树立为“方向”的作家,在新的语境下,突然“落后”了,成为今日围绕赵树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作为赵树理创作之源的农村生活是真正原汁原味的,给予他的是一种朴素的本真性和乡土民间立场,因而他最熟悉的、刻画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有着各种小毛病但令人倍感亲切的“旧人旧事”;但当新的时代提出了“深刻性”“史诗性”“阶级性”“革命现实主义”的新要求,他对乡土本真性的追求反而成为阻碍。

作为从上世纪 40 年代延续到十七年时期的重要作家,作为一种“方向”和样本,赵树理有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意义。时过境迁,现在虽然他的作品阅读不复当年盛况,但当重新翻开《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作品,在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活泼的话语里,依然不难识别出那一颗热爱民间、为群众写作也坚持自己道路的真挚的心。(选自《文摘报》)